

白雀詩集

二十六年秋

以霖重訂於

海上



序

在這書裡大都是受過

悲愁和欣喜的歌詠，在將

失去的情緒中的僅有以捉獲。

牠來得太快，去得太快，所

以我常常想把牠暫時留在

腦的籠子裡，可是牠逃去了，  
飛去了。這不是太可惜麼！我  
簡直再沒有法子找牠回來！

經驗有時能使你快樂，  
但也常有帶——來了，更  
為更深的痛苦。

接受那個一種力在說我  
渴症苦著家又因為這一種  
力而走向前去了

白慧



一九二〇年三月七



奉獻給我的父親

依  
麗  
題  
字

李雲岩作封面及插畫

你如權悅之來，  
忽又模糊地過去。

泛濫于八垠；  
飛馳于一瞬，  
而不可以久留。



這將永是神秘的消息，  
無人會告你！  
且莫用驚異的記號，  
也莫去窺探。

A

目  
錄

第一輯

白蕉

野墓前

我已懂你了

寄白雲之歌

芳草

167522

願我的

憶

新生

高邱之上

憶

枕兒是我眼淚之銀宮

使夢也睡去

在世上

心禱

中秋之夜

C

月夕

寄——

灰色的音響

池畔

愁痕

酒前

失去的美夢

祝福

小詩五首

我的心裏有一張翅

D

第二輯

愛，你現在忘了我多好

不是白雪

蕙山之詩

對街的一個她

水與石

猶有

青春的走

南嶽

E

獻給處女之詩

我怕

我有一個

無字的墓碑

後世

這是一張白紙

依麗雅的髮

再也不用疑心

我不知細雨的心事

摘星歌

樹在呻吟

小雀兒

這老頭兒我恨他

同里的薩麗

白蕉

一九二九年

一月出版：

一至二〇〇本

---

第 一 輯

---

I  
白 蕉

在神秘之稚年，  
我早已愛了你了。  
可是以這樣地神秘，  
我的雙親沒有知道；  
你的雙親也沒有知道。

你雪樣地白，



月樣地皎；  
坐了翡翠之車，  
來自天國。

你這樣活潑而嬌小；  
可是沐後薰了香，  
還是你的呼吸，  
有這樣芳菲繚繞？

我怎樣愛你，

但是你何等遙遠！

我深恐太冒昧，

對你說：『我已愛你了』！

呵，我的愛！

你是那麼好，

我也正年少！

我日夜在祈禱——

恐你也沒有知曉？

太陽催時間老去，  
春夏過了又是秋。

呵！秋來了，我多麼歡喜，  
我欲留住不讓牠杳！

人永遠是那麼糊塗可笑：

時刻在盼望他的愛人，  
何不來得早？

可是盼到的時候，  
又隨便辜負了！

愛人，你又去了，

儘來春會再見抽苗；

但是我煩惱：

爲何不把我的衷誠先告。

嗚，見面時恨自己忒小；

不見時又是無聊；

離別了空自登高，

恨我身不爲飛鳥！

三冬的草木蕭條，

青山也早瘦了，

風雪歡樂地在跳舞——

呵，我的愛人呀，白蕉！

你的消息何其渺渺？

冷月在寒空這樣地高傲，

又好像在嘲笑：

「呵！河干的獨行者呀，

你何以這樣悄悄？  
你不討厭你的孤影  
伴着你過如此良宵？

我羞慚地不答，  
回來躲在床上哭了。  
我的愛人呀！  
我深深地在自悼。

我夢着我是一隻白蝶，

我飛到你的懷裏。

你微笑地撫着我的額說：

『哥哥！你來的正好！』

人們認不出我和你，（註）

我倆在微風中飄姚，

在芳菲中醉倒。

我望着你的眼睛說：

『寶寶！我的寶寶！』

（註：白燕花似白蝶。）

II

人們如此說：

「人生是一個夢，

夢境又是不真。」

但便是夢吧，

何必清醒？

愛人呀，我是永遠愛你，

即使我已把我拋忘！

——願把我身一握的灰燼，  
來助你的長成！

我不求你什麼，  
我求你聽得我心跳的怦怦；  
我求你聽得我枕上的哭聲！  
這都是爲你的緣故，  
我不願牠們隨地下而長泯！

無端又害了心痛：

飛來這一陣哀雲，  
你爲什麼說：

「忘記我吧，

我永不是你的；

你自有你的愛人」！

呵！我一片真情，

却會起你的疑心！

我的衷誠，

連你也不信，

這世界上還有何人？

唉，低能者屈服，

弱者犧牲！

敢呪咀神祈之無靈？

我愛！我倆將永遠

這般遠離而寡聞問？！

我在野林的歧路彷徨，  
看落葉的飛黃。

愛人！你可無意？

我隨斜日之西沉而悵望！

卽是你課忙事忙，

難道你不能偷些時兒

寫寄我一行二行？

你不願我朝朝暮暮的焦急，

接不到你的信時，我便要想：

許是你病着；

或是給青衣誤了？

人事的變遷，  
菊園早變成棉田。

花叢中獨立的花神，  
本能幾見？

榆下透漏的月光，細碎如錢，  
在我倆的袍上；  
階前的小語，鶯鶯燕燕。  
往事之回憶，

『如千年的懷古』。

這樣地清晰呵又是如煙。

而今舊地徘徊，

怎不令我悽然？

愛人，你可愛的影子，

猶作蝴蝶之舞態，

在晚風中翩跹：

對我嫣然而笑，軟語芳菲！

III

我望你永遠活潑而芳菲，

如泰岱之崇高；

我望你永遠愛我，

如太陽之臨照！

你呀，早已是我生命的主宰了。

然而你是那麼遠悠，

春天過了還有長夏。

我常常這樣想：

爲什麼不明天便是秋，

爲什麼我沒有生一隻回天的手！

『一回想見，百方做計』

愛人，相見的難，

怎不增加我倆離別的痛苦？

然而我倆是終于離別了！

愛人呀，讓我的淚流罷，

你的手帕不能乾我的悲傷！

但是倘使我能在你

顫動的嘴唇上死去時，

我便是永生了！

我是怎樣一個幸運者，

我聽到你這樣說時：

☞ 日月永遠發光，

那我也便永遠愛你；

江長之水是永遠充滿的，

我的愛你也不減少一分！

啊啊！我沒有希求；

我願煩惱，憂愁，辛勞……

都是爲了你——

我愛的白蕉！

野慕前

你顫動而晶瑩的淚眼，  
告我以你不能語之愛情。

呀，愛呀，我對你說些什麼好？  
我只有嗚咽，我只有悲哽！

當時 Cupid 的金矢，  
射貫了我倆的雙心；

早從甜密的情話裏，  
已躡來了痛苦之足音。

說甚麼 Venus 的一對白鵝，  
我倆能如他們的永不離分？

『恨不遲生十年：

到現在呀，

你年才十一，

我年才十三』！

然而未來無憑，過去奚恨？

我愛，你看，野花多美麗；

鳥兒的歌多清新？

呵！眼前的一切，他們

都似乎在祝福未來的新生！

我已懂你了

我已懂你了，

最親愛的！

什麼是你對我說的：

——在你淺笑的秋波裏。

我已懂你了，

最親愛的！

什麼是你對我說的：  
——在你咧弄的唇兒上，  
——在你流動的注視裏。

## 寄白雲之歌

呀，太空之雲濤呀，  
你，可是天神之噫氣？  
你的偉大的靈動：  
攝跑了遊子和情人之心  
飛向他們所嚮往  
而不可至之鄉。

你如權悅之來，  
忽又模糊地過去  
汎濫于八垠；  
飛馳于一瞬  
而不可以久留。

你又如戰士之大羣，  
駕着白馬奔赴戰場；  
仗八風之呼號，  
勇敢地，威壯地，陷陣就死

而毫不彷徨。

啊啊！你的神速，

——飛向天外，

直欲決養我的幻想。

不假休憩之須臾

而追逐于曇花之既喪。

芳草

情如原野芳草，  
在春陽溫暖的光下滋長。  
詩人不來，  
供牛羊踐踏！

願我的——

願我的愛做池中之水，  
我做水中之魚；

水有一日涸了，  
魚也於這時死了！

願我的愛如廬山之瀑，  
我做瀑底之石；

瀑有一日竭了，  
石也永遠沉默了！

憶

她給我以一雙愛的手，  
我的靈魂獲得了住所。  
一雙愛的手是個圈兒，  
我的頸兒成了一個甜蜜的囚犯了。

## 新生

假使我是一朵飛絮，  
風喲，藉你的力，  
周遊乎地球而歸來：  
任沉在太平洋之底，  
落在崑崙之巔，  
或詩人之硯裏，  
與美人之鬢邊。

再從太平洋之底鼓起了巨浪，

衝擊彼碩野之艦而爲碎片；

從崑崙之巔發了高歌，

去驚醒人類之蠻性——

這世界之聲蹟；

從詩人之硯裏寫成美麗的長篇，

呼彼村漢與賞自然之美而使悲喜；

從美人之鬢邊揚沁骨之奇香，

透入動物之嗅官而使沉醉在愛裏。

啊！我于是又创造了新生！

## 高邱之上

我撻足而登彼高邱，  
晚風滿挾悲涼之氣而撲來。  
草木如毛，人如蟻，河如帶……  
望四大的遼廓，  
恨濃碧之煙，  
遮斷我遠去之目！

僅留夕陽在我的眼中斜掛，  
天末晚霞，銀峯聳峙，  
如富士之蓋雪

而又鑲以黃金之奇麗！  
烏鴉落在古樹之枯梢，  
擊着倦飛之翼而放歌。

憶

走了一會兒，  
我們要撤手了。

她要我先走，  
我不走；  
我要她先走，  
她不走。

我們同時走吧？

好的！

我們同時走了。

同時走了又同時回顧：

不知誰的頭頸兒先扭轉，

我們大家望見帽兒底下的微笑。

『枕兒是我眼淚之銀宮』

眼淚已流成黃漬之荷葉，

在我的枕兒上。

我遲遲地洗去，

欲使伊見我如此

想念着伊。

但又何能致此！

我欲以每一滴思伊的淚，  
滴入伊每一個針痕裏。

我愛！誠如你所說：

『枕兒是我眼淚之銀宮』！

使夢也睡去

1

使夢也睡去；

那末你，悲哀來時，

我將以一睡了之！

2

伸手想抱你時，

你不在我的身邊；

睜眼望時，  
可怕的黑夜主宰這死之沉默。

3

然而我抱住我的心：  
因爲在那裏，  
便是我的愛人！

## 在世上

在世上可有永生的仙人？

在世上可有寫離衷的詩人？

我徬徨而上山，

晴空已見黃昏之星。

黃昏之星閃爍如語；

東流之水死樣沉沉。

晚風吹來，  
如我的惆悵之無聲。

我迷惘地下山，  
遙聞秋蟲之哀鳴；  
悄立山陰，  
我竟這般地愚蠢。

愚蠢，我已忘了歸程。  
生恐被彼岸之野鴨見笑：

這失路之逃兵。

呵！在世上沒有永生的仙人，  
但是可有寫離衷的詩人？

## 心禱

美麗的姑娘：

請以你的白嫩的小手，  
放一刻在我的胸前。

（我只要一刻！）

當你覺得我的心在忐忑；  
氣在頻促時，

我將告你：

『我愛你』！

美麗的姑娘：

請以你的白嫩的小手，  
放一刻在我的額上。

（我只要一刻！）

當你覺得我的額上灼熱；  
看見我的緋紅的雙頰時，  
我將告訴你：

『我已醉了』！

美麗的姑娘：

請以你的白嫩的小手，

放一刻在我的手上。

（我只要一刻！）

當你覺得我的手在顫抖；

我的脈搏在急躍時，

我將告你：

『我欲病了』！

美麗的姑娘：

請以你的嫵媚的雙瞳，

望一刻在我的眼裏；

我的唇邊。

（我只要一刻！）

當你覺得我的眼裏有微笑之淚；

我的唇邊如玫瑰般紅時，

我將告你：

『我已復活了』！

## 中秋之夜

莫再種相思之種了吧！

深斟嫩綠之酒漿，

倘使你果已忘了一切，

請盡此一觴！

多少情人與離人，  
懽悅或惆悵，

共着這銀字寒芒？

我不安地想：

過去，未來與遼遠之鄉。

呵，請你弗望我以多疑之眼；

因為這是使我哭的緣故！

我的心原何惜辛勞在奔走之中，

但可能葬遺恨在金風？

## 月夕

她已把銀甃滿鋪了叢林溪澗，  
來招我去歌唱贊美的長篇。

我踏過樹梢，坐在溪澗之邊；  
溪澗靜止着，爲我平張一詩箋。

我用沉默之筆，在詩箋上  
寫了無數「愛」字與「念」字；

她却羞了躲在雲幕之背後，  
還輕輕地語着：不要胡謔！

但是我說：這是真實！

你，你摸呀，我的心跳得多快！  
澎湃的浪又層層起自我的腦海；  
我的面孔，何等發燒呀，正在！

她淺笑着雲幕之背後出來，  
吻我的髮，我的額，我的耳朵和手……

她難過地說：呵，我不能使你懽悅；  
只有眼淚和憂愁，從我倆別後！



她淺笑着自雲幕之背後出來：

吻着我的髮，我的額，我的耳朵和手……

她難過地說：呵，我不能使你權悅：

只有眼淚和憂愁，從我倆別後！

寄——

我的心早從秋草枯萎，  
春風呀，你重來何爲？

在你的親吻裏：

使我的心溫暖而又長新葉。

索性再坐一會兒罷，  
春風呵，Beloved！

抱我緊緊地；  
你的嘴唇且不要離開我的！  
知道麼，你，  
明天我死了，  
你能來再見？！

灰色的音響

陽春裏的樹木甍，  
為秋冬的飄零而抽芽發葉。  
你不見門前三尺的白雪，  
乃是為融消而積壘？

我生原不為人類，  
不為美，不為善，

也不爲一切……

我生的目的是滅絕！

什麼說是千金虛擲，

倘使是笙歌醉舞撒夕？

享樂是生與死中間的過程，

儘這裏都有淒苦與甜蜜！

荒原中自有崇美的天堂；

人叢裏也有無垠的沙漠。



什麼說是千金虛擲  
'  
倘使是笙歌醉舞撤  
夕？  
享樂是生與死中間  
的過程，  
儘這裏都有凄苦與  
甜蜜！

且莫問今是何世，

中腸的洗滌，且向杯中沉溺！

地球上終究擺着的是殘棋一局，  
人與人永是相殺的仇敵！

古來血流的最多處，

說是將軍之奇績！

世界原是一最大的舞台，

每一個生物便是登台的角色；

他們時刻在扮演自己的悲劇與喜劇，  
伊古以來，沒有一個站在台前的看客。

鄙夫終日在經營身後的浮名，  
好象要教這短命之燈火不熄。

莫再迷信古代聖哲的說夢，  
喂，醒吧！永生是滅絕！

你，且和我清歌一曲，  
呀，何必追問曾在何處相識。

地球上終究擺着的是殘棋一局，  
人與人永是相殺的仇敵！



古來血流的最多處，  
說是將軍之奇蹟！

回憶都是悽惻，無益；  
今昔之變遷，正如日月的遞易。

快樂時會當盡情狂笑；  
悲傷時原何妨放聲痛哭。  
人生裏沒事便更平凡，  
命運之神本非慘酷！

因為有厭棄乃又爭逐；  
因為有愛所以恨是需要。

倘有人問我這是爲什麼，  
我說這便是人生之祕奧！

呵！美麗的花好在萎謝迅速，  
所謂偉人每恨他死得不早！

哦，你 *Sweet maiden* 呀，  
到你老醜了，空自令我哀悼！

聽呵，狂飆在吼，洋海在嘯；  
詩人更深夜在遙遠之山巔號叫。

聽呵，狂風在吼，  
洋海在嘯；



詩人更深夜在遙遠之山巔號叫……

不知你感着的是快樂或煩惱，  
在你沈默的時候聽到？

生命真似波浪中水花之細泡，  
要你能把細泡中盛滿快樂！  
朋友，到那天我走盡了這過程，  
你當笑着，遙爲我舉杯祝福。

池畔

那裡倒映着丹楓，碧落：

與那紅屋之一角。

爲金魚兒的親吻，

看，你在笑了！

老了的弱柳再不能柔媚地舞蹈；  
殘了的荷梗再不能在風裡飄搖。

黃葉飛來告訴你秋的消息，  
看，你在笑了！

晨起至顯家花園

愁痕

*To Miss Lily*

能把你雙眉間的愁痕取去麼，  
用我的灰白而又僵冷的兩手？  
姑娘，倘使我生來有兩顆心，  
我發誓，我一定給你一個；  
因為你已愛我，我得使我如此難受！

我向日隨着秋蟲吟出一個哀調，

想把我的心跡向你坦白地一奏；  
但有翅的哀調出口便已消亡，  
飛向何處再也不能尋究：  
祇見小池裡起了波紋細縷——

此處許是失戀者之淚的匯集，  
哦，未來的愛早寫成悼詩一首。  
哭聲不能把死人向黑道上追回，  
如古寺的木偶彼此相守。  
悲愴呀，於凶頑之造物何有？

唉，太陽之光四垂流照，  
獨不照幽泉在山谷之背後。

牠悄悄地在抽咽終古，

祇有一詩人曾一度注視而他走。  
悲哀呀，原是長新而不舊！

酒前

儘你隨西風訪遍了宙宇，  
愛如東流之水永不再回！  
休我柔媚的痕跡在秋後之柳，  
我們的青春恰似春光一般。

時間永不走乏馳長途之足，  
當年的勝筵容你幾多徘徊？

朋友！許你依戀處會得依戀，  
昨晨枝頭的燦爛，今日已離此而飛！

呀，崇麗之天扉不見開啓，  
何方去叩問這人生之謎？  
哦！即使此是醜而甘；  
我亦得乾此一杯！

## 失去的美夢

當一個美夢在黑暗中消失，  
心頭浮現着淡漠的悲哀。

安能在夜半喊出嘹亮之聲，

如華亭的鶴唳，

波動着原野之平靜？

向何處追尋這既失？

你便在惆悵中回味罷！

鐘擺滴滴地走着，

如伊人的心跳：

我將伸手愛撫麼？

美夢呀，何不少留呢？

無有於你的歡樂或淒涼，

這都是一樣，使我的心

有一瞬間珍貴的充實！

你，何不少留呢，美夢？

希有的伴侶呵：  
不給我以可憐的滿足，  
而竟孤絕地如負氣而去；  
背後追戀的呼聲，  
於你竟毫不動心而回顧？

祝福

讓過去的不幸，在  
我你的嘴唇相遇時過去；

一如夜來之寒露，在  
朝陽的溫暖中消滅。

我愛呀，快樂罷！

西風吹結野流之冰，

到能發震裂的碎聲，

向人們的耳邊波動，

這已是幸福了！

我愛呀，而況我你呢？

我已發見了一個生動的世界，

在你和諧的笑渦裡。

喝呀，我愛！這裡已酌了

Pros的芬郁之天酒，

祝福這跳躍的誕生罷！

小詩五首

1

太陽浴雲波而起來了，  
小虫們都在歌舞。

你，爲重愁所壓的草們喲，  
將永遠低頭而流淚麼？

2

一時過了還是一時，

一天過了還是一天的相思呀！

3

寂寂的黃昏，

在窗下的燈前，

百無聊賴地

把頭側臥在桌上；

在茶滴裏，

無意又寫成了

你的名字！

4

儘詩人得意之筆，  
何似你枕邊之淚的忠實！

5

半夜的風如死之音樂，  
發長夢之歌咏，  
淒清之聲，襲那  
不眠之人的心國，  
哭聲起了！



寂寂的黃昏，  
在窗下的燈前，  
百無聊賴地  
把頭倒側臥在桌上  
，  
在茶滴裏；  
無意又寫成了  
你的名字！

我的心裡有一張翅

我的心裡有一張翅，  
迷惘地鼓動着。

似一顆閃爍的小星，  
却不能飛去。

又似一隻被獵之鹿，  
不能再向小徑中奔避；

倒臥着，絕望地，  
看着淋漓之血滴在毛尖。

在五月之晨。

你會神往麼？

見了太陽之金箭  
射向大地？

哦，這美麗，  
原是不可消滅！

在五月之晨，  
你曾神往麼？



見了太陽之金箱  
射向大地？

但是凄苦的細草，  
何以開始濕了頰臉？

這將永是神祕的消息，  
無人會告你！  
且莫用驚異的記號，  
也莫去窺探。

昔日我見一對白鴿，  
飛翔在雪天；

噫！有兩個灰色的影，  
在雪地上移動！

飛吧，心裡的翅呀，  
背上太陽之金箭！  
飛到那裏……

……  
那裏有個人

將毫不驚異地說：你美麗！

因為你的翅已折了；  
有鮮紅的血在毛尖！



---

第 二 輯

---

愛，你現在忘了我多好

愛，你現在忘了我多好：

從此，一定，你沒有煩惱；

過去的莫再去回想牠，

只當是一個碎了的水泡！

但是這個做到原是幸福，

明知是空言還是不說的好。

我沒有你教我怎樣生活？

并且你原也不能把我少！

倘使我早在無知無識的時候死掉，

我想像我哥哥般多麼乾淨——

但是現在還有你，我的愛！

這教我那能成？

往日我的多心，說的無情，

害你濕了多少次眼睛。

現在我想到真是恨；

愛，任你怎樣責罰我，我都肯！

你爲我犧牲，爲我憂悶，

真掛念呀，我倆無多的青春！

這原是；我沒有你便沒前程，

你便是我的命！

你說：『愛！我夜夜夢見你，

彷彿站在我的床邊；

你對我說些什麼話？  
能醒來只有眼淚……」

然而我枕上的淚你也沒有見！  
兩地的人兒多可憐！

「愛死」，我是何等愿意，  
爲甚還想把此生留戀？

甚麼是自由？這都是胡說，  
人間充滿的本是憂愁！



你爲我犧牲，爲我  
憂悶，  
真掛念呀，我倆無  
多的青春！  
這原是：我沒有你  
便沒前程，  
你便是我的命！

呵，但看春來美麗的花。  
爲什麼一忽兒都沒有？

你聽，窗外的風聲雨聲多響，  
在這世界上是何等淒涼！

噫，有這一天麼？我要緊抱着你，  
把頭倒在你懷裏哭，儘量儘量！

平日你關心的我飲食，我的寒冷，  
你又叮囑我不要過于思想……

我爲什麼不聽你的話；

但我不信離了你的生命能安全久長！

看！這樣悵惘，哀傷，掛念你，

只有水能流到你的脚下，

只有風能吹到你的懷裡……

什麼便是了，我眼還沒閉？！

給我勇氣，給我力量，

幫助我，呵，上帝！

我不能忍這個分離，  
便死也願在一起！

不是白雪

不是白雪，

這是月的流光，

看罷，這萬彙的和諧，

似一個睡了的孩兒，

發 Ignorance 之微笑。

這盡是詩意的宇宙，

說呀，可不是預示着  
將來世界之美麗？

呵，Beethoven 的 Moonlight  
今夜可有誰在何處奏呢？

許有一雙離人之眼，  
與你爭着明亮吧？

訴說着無垠的哀思吧？  
然而月，你本是一切的悲愁與歡喜，  
一切的希望與神祕！

惠山之詩

我止于半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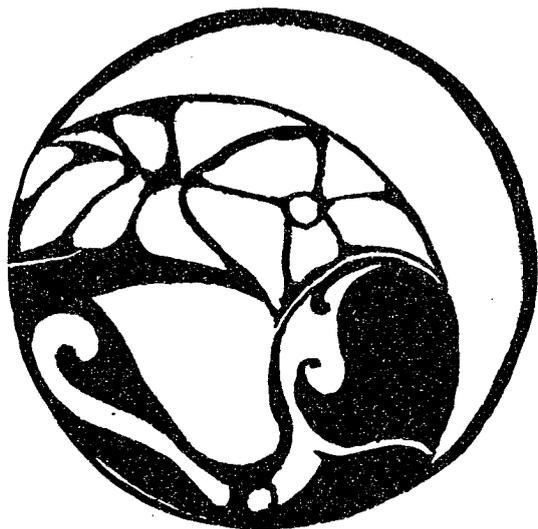
乏力的遊子——

濃碧裏：一線一線，下面，

這叢林之墓道，

山鬼所徘徊。

看那麼渺小的屋子，



然而月，你本是  
一切的悲愁與歡  
喜，  
一切的希望與神  
秘！

何殊鴿兒之所居？

披了春服的阡陌，

有白龍彊臥着；

委延，委延，不見。

好容易，登了山巔，

蒼鷹在下面，韃韃；

四山裏，如此迷離。

灰白的太湖裏，點點，

帆影似閒鷗之戲。

你聽，朝山的老婦，  
爬得這樣喘氣，  
在說你太高哩。  
呵，惠山呀，是的，  
你爲什麼不能再低些？

對街的一個她

她在跳着哩，現在，  
這樣優美，可愛；  
她倚着欄哩，現在，  
這樣嬌懶，可愛。  
你是誰家的女兒？  
那裏是你家的所在？  
我私自付着：

「爲美，你去一探聽她，你敢？」

她在看我哩，逃罷！

我怎麼是好呀，曖？

我也要看一看她，

她却驟低了眼！

呵，你也同我一樣——沒胆；

但是你的心兒可有感到震顫？

有微妙之火燒得你不自在；

我私自忖着：

『爲愛，你正視着她，你敢？』

她不在窺我麼，手帕之背後？

我一定也要看着她，勇敢！

目光剛接觸了，呵！上帝知道：

爲什麼四隻眼兒逃的更快？

我明天是要走了，……

呵！你不是在愛——？

我私自付着：

『爲她，你再留在這兒一晚，你敢？』

水與石

龍頭下起了點風，  
湖潮便洶湧。  
水石間起了咀唔；  
却不防巖石之後，  
竊聽的有我。

湖邊的石埋怨說：

「你幾時才平靜，  
像這樣地朝朝暮暮，  
噉哩咕嚕，  
吞吞吐吐？」

湖邊的水回答說：  
「到我的心兒再不起波汶，  
等我的身變了泥，牛兒可耕，  
要不是這樣，  
我便不能平靜！」

湖邊的石說：

『這是什麼話？

我不是要你的生命；

因為我厭開了這聲音，

非沒同情，呵，這是不能！』

湖邊的水說：

『但這是我的實話，你看：

我的心兒這樣不平！

我尚有生命，  
我不能沉靜！

這時風兒跑了，  
湖潮也更小。

湖邊的石莊巖着臉，  
湖邊的水微聞幽咽。

猶有

猶有殘梅幾樹。

似爲我遲來之信守。

喂，這是風？

我聞山靈之悲吼！

且望湖山在

濃白之煙裡；

我欲常留，

然此福非我有！

這兒，那邊，處處，

謝慇懃之山僧指點！

呵，宇宙之勝境，

多爲此輩所佔！

## 青春的走

青春在白髮上跳舞而去；  
又回顧我以狡猾之笑容，  
牠說：『去了，你的青春，  
你便要追尋，也已無從！

『你也莫須傷感，  
這都是你自己辜負。

青春在白髮上跳舞而去，又回顧我以狡滑之笑容，



他說：『去了，你的青春！你似欲追尋也已無從！……』

我曾在最先的一根白髮裡  
警告你：你的青春已無多！

『但你見了只是嘆息，  
你的心依舊是模糊！  
你不想以前的怎樣過去；  
所以以後的仍把牠蹉跎。』

我聽了想振作一下，  
年齡和力量笑着：『呵呵！』

南嶽

這裡可以小住：

在早上看太陽起來，

紅的像一顆愛的心；

在白天裡於千萬株竹下，

和着清風的微吟；

在晚上聽遠峯上野獸  
號嘯的悲聲；

或在蒲團上參禪；  
同和尙談些兒經。

把一切掛心的忘掉，  
并埋葬了青春。

呵，這個生活，

豈不和平，恬靜？

但這只是一個理想，  
我有一個到處不安的心！

## 獻給處女之詩

我沉醉在你的溫和、美麗，  
如黃葉之與秋風般——

寧把我的生命埋在泥裡！

然而你果心愛我了麼，你？

當我在發掘這愛情的喜壙時，  
只見，「愁慘」在四週浮游着。

處女！這難道是你的賜予？  
這難道是你給我的見禮？

然而我總不關心這些，  
你總是會愛我的！

呵，只要你愛我，爲你  
我便死也甘心，願意。

我不見你的時候，是：  
想見面時看你一個仔細；

到見面了又不敢看着你，  
怎的，這可真是有點兒神祕！

噯，不知你可曾記起：  
當日我擁抱着你長吻，  
那個開滿了花的園裡，  
照滿了月光的夜裡？

從我倆的舌尖上交流着  
我倆的生命——融和一片？

你恬靜地把雙眼兒緊閉；  
我也微笑着紅了臉。

這和諧的媚態，

真使我永不忘記！

呵，處女，你不曉得那時

我真想死呢，是的！我不騙。

從此，我每個脈搏裡，  
便像有個你。

你真好像是掣走了我的心，  
我想念你沒有一刻兒已。

別離，這個常使我淌着淚，  
要我倆在一起，總須想個計；  
成功果然好，便失敗也不要緊；  
一塊兒走，或一塊兒去死！

我會把我倆的一切都思量過：  
走是，你看呀，這世路多險！

況且我倆的身體也喫不了許多苦；  
還是去死，那真是美麗！

在死前還得留下幾個字，

給我你的爸爸媽媽知，

（這幾個字我打算這樣寫；）

『營造起墳兒來須要加倍大，

一塊兒死的人須要一塊兒葬！』

儘他們老人家在我倆

生前是怎樣頑固地；  
現在，我想，在我倆已死後，  
不見得不依順一點兒我你的意？

我怕

我怕走進這個樹林，  
因為在那裡有一條小徑，  
和怎樣和軟而黃的泥，  
留下我和她當時的脚印。  
儘時間使一切成爲過去，  
美麗又使記憶與時更新。

許是你想忘了她，忘了她罷！  
但你是總時常牽記不禁。

料那裡兩邊的垂綠沉沉，  
胆小的太陽弄着陰影，  
微風送來一陣陣花香，  
樹林陰森處嘖着黃鶯。

然而過去了過去了，  
美景已不是爲我們。

我們的脚印早被人們的亂了，  
正如過去之愛的不能尋追。

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理想的愛人，  
我想，我找了十年未見。  
儘現在我是減了胃口，  
失了睡眠更瘦了臉；  
然而我總未去心意。

她像是一個母親，

又像是一個先生；

但是有些時候呢，

真是一個淘氣的孩子；

不，是一個我需要的天使！

當她是一個母親的時候，她說：

『天氣已冷了呢，乖乖！

快去找件衣兒來穿起，

不要等傷了風發寒熱，

累得我又要急死！』

當她是一個先生的時候，她說：

『四四！（呵，這是只有她叫我的名字！）

你不要儘是玩呢，

未完的功課已做了可不是？

可是也得常到外面去散散心，

老是坐着要不是累了你的身子！』

當她是一個孩子的時候，她便

纏着我要糖，或是什麼一點小吃；

要是有一點兒不稱意，  
噙起了小嘴便把我不理；  
要我陪了一個不是，才又歡喜！

然而她終究是我的愛人，  
是呀，她又是我的天使！  
她常媚媚地對我笑着；  
顯了二個圓淺的酒渦；  
露了一口雪白的牙齒。

有時她撒嬌撒癡地掛在我的懷裡，  
溫柔地挨着我要給她親個嘴！  
但是我更愛看她須臾間的斜視，  
消受了這真使人死也情情願願的！  
可是我不能告訴你這是什麼一種滋味。

## 無字的墓碑

在荒涼的原野，  
有一個古代的幽室。

我欲訪問這不醒的長夢，  
哦，不能！說是人鬼相隔。

（於是我這樣想見：）

許是一個寂寥的將軍，

年壯時會馳馬殺敵；  
在震天的喊聲裡，  
耀日的大刀會爲變色。

許是一個美麗的女神，  
年輕時會使人戀思成疾；  
國王會爲她的一笑，  
便輕輕地放棄了社稷。

許是一個隱士，

終年的書聲如出金石；  
或有一些時候，會長笑  
俗人的患得患失。

許是一個詩人，  
曾爲受難的生靈而號泣；  
他沉湎在血一般的酒裡，  
也爲寫一首長詩不寐終夕。

但是這些，誰知道呢？

而今只賸一抹濃碧！

呵！我爲什麼到這兒來，  
想憑弔這渺茫的遺跡？

這顆淒涼之心，

爲什麼如許悒悒？

你，年青者，在生命的路上  
有未被發見的異蹟！

然而你聽！浪跡的長風，

已這樣疲憊地無力：

他宣示這秘密說：

整個的宇宙太仄！

他告訴你他的經歷：

這世界上只有些濕和黑；

沒有光亮也找不到人，

只有大小的蟲兒相食！

我蹣跚着似有什麼尋求，

不，我又想到這神秘之幽室，  
驀地發見一塊長方的頑石，  
倒臥在蒙茸之荆棘。

灰色的，斑剝的，無言的，  
蜚螭的足跡像是篆額；  
苔蘚寫着死者的歷史，  
哦，這是一塊無字的墓碣。

## 後世

你爲什麼說後世呢？

後世的事誰也不能知！

未來是渺茫與荒唐的，  
該把眼前的事仔細思。

況且便算是到了後世，  
我倆那會一定能相見？

是的，便相見在兩地，  
不又是相思無窮已？

這是一張白紙

這是一張白紙，  
我把牠寄給你。  
在紙上原沒有一句詩，  
也沒有半個字。

但這裏有無限的情思，  
是的，有無限的哀思！

思緒多了心兒要亂，  
怎麼教我成功寫一個字？

呵，我未說的話語，自然，  
只有你全都會會意！

但恨我自己不便是一張紙，  
不然，情風伯伯吹在你的手裏。

到了那個時候呢，  
也許我能訴說一些些；

但是請你不要儘把摯愛的眼睛望着我，  
看着我時，恐怕我會流着更多的淚！

## 依麗雅的髮

依麗雅——

請相信我罷：

你的髮像絲一般的柔和細，  
但是牠的光潔和黑潤，  
漆還不及牠一半呢！

依麗雅——

你可知道麼：

我的愛情藏在你的髮裏；

倘使我能變成一隻木梳，

我多願你的髮兒常亂着呢！

依麗雅——

呵，這幸福的一次：

我在門隙裏窺見你

在鏡台前掠着你的美髮；

我簡直要瘋狂了呢！

依麗雅——

我不能形容你的髮的美；  
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  
總之史乘上載着婦人的美髮，  
都不能拏來比擬你的呢！

依麗雅——

你肯答應我麼：  
讓我做你的理髮匠罷！

我要用一塊絲手帕來裹起  
你的脩下來的美髮呢！

依麗雅——

不，這還不夠：

我欲情人做一隻繡着花的絹袋；

把牠盛好懸在我的胸兒前，

每一個時候我可以展開牠來玩呢！

再不用疑心

愛！

再不用疑心，

人家說我倆痴，

那便痴；

說你愚蠢，

難道我是聰明？

也不用灰心！

說死，

誰知道？

到了那時，

你死，我也是，

誰是愛情的騙子！

（小草如怯風吹，

不該生長山巔；

倘我怕煩惱，

早不愛你！)

摧殘，

怕甚麼！

不勇敢，

活着也死；

失敗，

死也是勝利！

眼前，

愛！

只一條路。

想！

在那端，

是幸福的日子！

不要退縮！

前途，

看——

多光明？

你，就是  
我生活的意義！

我不知細雨的心事

我不知細雨的心事，  
更不知微風的意志，  
爲甚鎮天兒飄個不住。

天宇像這樣的幽闊，  
地面像這樣的潮濕，  
浮雲又帶去了我的遐想。

秋  
的  
風  
雨  
本  
是  
相  
思  
，  
不  
知  
多  
少  
的  
秋  
夜  
，  
曾  
在  
沉  
默  
中  
消  
逝  
。

便  
說  
這  
好  
似  
夢  
境  
，  
但  
也  
得  
顧  
惜  
些  
時  
辰  
，  
到  
了  
醒  
時  
怎  
能  
追  
尋  
？

摘星歌

摘了星兒當金鑽，  
以之飾着一頂花冠：  
我雙手捧了贈所歡，  
呵，雙手捧了贈所歡！  
捉了月亮當明鏡，  
放在所歡的妝檯上：

我對伊說：這是我的心，  
呵，對伊說這是我的心！

我問所歡你信不信？

我的心裏有你的倩影！

愛呀，與天地永無盡，

呵，愛與天地永無盡！

嫦娥姐姐害心病；

織女姑娘停織錦：

她們妒忌我倆太親近，  
呵，妒忌我倆太親近！

嫦娥姐姐害心病，  
織女姑娘停織錦。



她們妒忌我倆太親近，  
呵，妒忌我倆太親近！

樹在呻吟

秋夜睡了，  
樹在呻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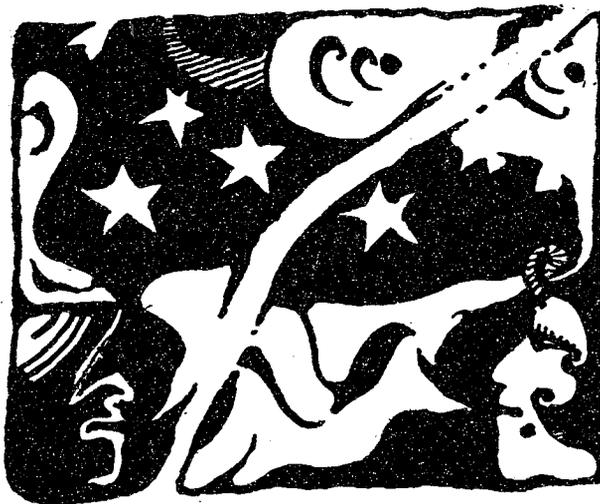
何處偷偷地跑來了  
桂花之清芬，陣陣？

來吧，我的愛寵！  
我好像吻着你的嘴唇。

生活該是在夢裏的，  
讓我們且沉醉，深深！

回頭我望着天幕：  
星兒麗着，如此清醒。  
呵，這樣夜深人靜，  
你不去睡麼，星星？

月兒西沉，路上滿是陰影，  
只你是我眼前的光明。



回頭我望着天幕，  
星兒灑着，如此清  
醒，

呵！這樣夜深人靜

你不去睡麼星星！

哦，這喜兆信而有徵：  
你笑着瞅我，頻頻！

感謝你，星呀，在你的眼裏  
顯出這樣仁慈又溫存，  
似在祝福未來的成功——  
如此低音語着，輕輕。

秋夜睡了，  
樹在呻吟。

何處偷偷地跑來了  
桂花之清芬，陣陣？

## 小雀兒

我站在窗前，  
望着園中的一切。  
每天清晨起來，  
當太陽爬向茅亭尖。  
小雀兒跳着，叫着，  
在衰柳的肩頭：

『惜！惜！早上好！』  
牠說了便飛去了。

我站在窗前，  
望着園中的一切。  
每天晚上散步回來，  
那時已日落西山。

小雀兒跳着，叫着，  
在柳衰的肩頭：



小雀兒跳着，叫着，

在衰柳的肩頭：

「啾！啾！早上好！」

牠說了便飛去了。

「啐！啐！晚上好！」  
牠說了便飛去了。

好幾天不見小雀兒，  
我想念牠心如焚煎。  
我每天呆在窗前，  
看太陽沒落又升起。

莫不是遭了厄運：  
被貓兒抓去？

或受了彈丸？

或嗅了暗箭？

一天在月亮裏牠飛來了；

和從前沒有一些改變；

牠帶來了一首歌，

牠唱得非常動聽。

牠說在路上曾遇一詩人，

他的手裏捧着一顆心。

要獻給自然獻給愛；

她們也都笑着接受這可貴的禮物。

從此「憂愁」不能相侵，

「頹喪」也不能相尋！

這裏好，那邊也可愛，

世界裏滿是和諧的歌聲。

『笑笑……』

笑笑……

跳跳……

跳跳……

春天好，

秋天也好

夏天冬天沒有不好，

一切都是生的創造！

笑笑……

跳跳……

跳跳……

笑笑……」

小雀兒唱着飛了。

這老頭兒我恨他

這老頭兒我恨他，

跟着別人也說你不好。

他說我倆的事總難成，

硬要我斷絕你得早。

他說叔叔會替你嫁給上好人，

幾千元的妝奩也替你備；

否則不要再姓我們姓，  
一切親族也都不來認。

愛，只爲你，我寧不願與決裂？

難苦難痛總須受，你的人

誓言跟着你向一條路上走；

只望你不要半途把心兒變！

同里的薩麗

*Henry Carey*

在攜總活潑伶俐的姑娘們裏，  
沒有一個像嬌美的薩麗；  
她是我心上的愛人，  
并且她住在我們的同里。  
沒有一個淑女在這世界上  
有像薩麗一半的美麗；  
她是在我心上的愛人，

并且她住在我們的同里。

她的父親是結有花紋的網，

經過街上叫賣她們的；

她的母親是賣一條條花邊

賣給這些喜歡買她們的；

但是自然，那樣的人決養不出

這樣一個可愛的姑娘像薩麗！

她是在我心上的愛人，

并且她住在我們的同里。

當她走過時，我停了我的工作，  
我愛她如是地真摯；  
我的主人走來像一個土耳其人，  
并且痛打我非常厲害——  
但是讓他像肚皮痛打罷，  
我完全忍着爲了薩麗；  
她是在我心上的愛人，  
并且她住在我們的同里。

在一星期的日子裏

只有一天我得深深地愛戀——

這是星期六與星期一中間的一天；

爲此我穿了我最好的衣服

到外邊去散步同了薩麗；

她是在我心上的愛人，

并且她住在我們的同里。

我的主人帶我去做禮拜，

常常又把我來責譴；

因爲在困難的境地裏我離他  
剛是宣讀了聖經不一會；  
我離開教堂正當在禱告時，  
偷偷地溜了到薩麗邊；  
她是在我心上的愛人，  
并且她住在我們的同里。  
當聖誕節再來的時候，  
呵，那時我將有了錢；  
我將把牠完全儲蓄着，

我將把牠給我的寶貝：  
我很牠不是一萬個金磅，  
我得完全把牠給薩麗；  
她是在我心上的愛人，  
并且她住在我們的同里。

我的主人和鄰人們，  
都取笑我和薩麗，  
爲了她，我寧願做  
一個搖槳的奴隸；

但是當七個長年過去時

呵，那我將要娶了薩麗——

呵，那我們將要結婚，同床睡眠……

祇是不在我們的里裏！

## 後記

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止，這些是我生活的遺留了。我很寶貴着牠，因為牠是我的過去的存在。

一九二六年所寫的不比後來的少，但在這裏祇收入二首。二年來所寫的差能滿意些，所以撕掉的也比較少些。

寫詩的日子，除一二首外我都沒有加上，因為我覺得沒甚意思。而且詩的前後，也並不依寫的前後編的。

本集係我自己手定；除刪去若干首外，現存的我自以為可以不必再刪。本來我的詩要請我的朋友蔣丹麟兄選的，他也曾答應為我一選；既而我因他一直病在宜興老家，郵遞呢，我怕着萬一會遺失，而且也懶得抄出副本，所以到底沒有那樣做。現在他已

漸康健了，——祝福他！——並且很喜歡：因為曉得我的詩集快要出版。

李雲岩兄爲我作封面畫及插畫；趙梓藝兄爲這書的印刷方面，費了許多麻煩，幸因他的幫助，所以裝訂方面也得像心像意，在此敬誌謝忱！

還有，這書的校對是我自己擔任的，但是自己校對，有好處也有弊處；好處便是自己能夠隨意再有更動；弊處呢，便是小錯的地方自己校不出

來，因為自己的詩很順地唸下，最容易疎忽過去，加之我本來又是粗心的。褚士超兄在這方面幫助我很不少；我很是感謝他。

一九二八，一二，二〇。白蕉又記

本書作者其他著作：

悔

五幕劇

(在著中)

畫家及其他

小說集

(在編中)

路上

散文集

(在編中)



蕉 白

著 蕉 白

半角六洋大價實

印 翻 准 不

版 出 店 書 羣 勵 海 上

# P-2-

26044

